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

湖 上 (全一冊)

(定價銀三角)  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陳 靄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湖上 .....            | 一一四 |
| 殭蠶 .....            | 一一〇 |
| 悼今雲 .....           | 一一九 |
| “Moon Palace” ..... | 一一一 |
| 舟中 .....            | 一一四 |
| 浪漫的一夕 .....         | 一一二 |
| 婆老爹的悲觀 .....        | 一一二 |

## 湖上

在過去的二十四年中，雖然生活得很平凡，但却有一段小小的故事，使我深深地，深深地，永鑄在心版上。

時時的在低徊着，追味着，悼惜着，那段小小的故事。然而光陰是堂堂地過去了，情境是匆匆地變遷了；假使你有着萬能之力，怕在這一生裏再沒有像那樣的第二回吧！

湖上，可愛的湖上——可紀念的湖上！這正是一個嫩得和豆腐一般的春天

。我伴着S，逍遙地來到故鄉的萬金湖上。

你們大概到過西子湖不是？在嫩春裏的西子湖，你們都得把她比做西子。我現在要把我們的萬金湖也比做西子。不過，西湖是嫁了夫差以後的西子；萬金湖是還在浣沙溪的西子。

在軟紅十丈的海上，天天埋着首寫那換飯吃的創作，誰都感到心血是一滴滴的會變紫黑色的。外面春色是這樣地明媚，時時在勸誘着，要我暫時擺脫心血變黑的苦惱，到湖山深處去隨喜。

就是這一個動機，并且約定了唯一的伴侶S；我們越過了海，來到多年不見的故鄉。

天地的建設，真令人欽佩呵！誰料得羣山之中，却包藏着一個明媚的

大湖。當我們浮着烏蓬小艇，滑過了蛇山脚下，越過了莫枝堰頭，豁然地開朗了，萬山中的大湖，便全部獻呈在我們的眼前。

相對地坐在蓬底，扣着舷窗，圍憑眺：湖面是這樣地空闊，我的小艇蕩槳在中流，真如同一片落葉。左右的青山，連峯際天地起伏着；雖然不十二分雄險，但也很秀拔。遙山迎着船頭而高低，一直望過去，正不知有着多少遠？裏湖的水，漲滿了天空，中間止隔着這遙山的山痕，青青地，隱隱地，真個是止有二髮！

假使你偶然俯着首，看定那傍舟的水面，只要你把手向船舷外伸下去咫尺，那清汨汨的湖水，就盈掬地向上逆激而起，瑟瑟地響着；本來成陣戲水的魚子，就給這一驚而散潛了，水面又立刻起了幾輪暈，擴張開去，

幾如巨大的圓檯面。

可愛的湖上，可紀念的湖上，我們雖然止勾留了一個星期。

張邁嶺猶如象鼻一般，伸出在湖的中央；范少伯攜着西子釣游之鄉，就在這個象鼻形的山麓。我們在湖上遠遠地望去，那嶺上很稀疏的松樹，雁行地植着，却又如一字長蛇陣地，互占了一里多地位。你們大概到過埃及不會？在埃及游牧之邦，常常可以看到這種山樹的景致。看過了張邁嶺，可以不必再看埃及山野的樹景了，這並不是夸耀的語。

范少伯釣磯的遺跡，是無從尋覓的了；然而追想他當年的閒逸，真是多麼的可羨？而況他還有個美艷絕代的伴侶！我們那時寓居的所在，就在他釣磯的對面，正是個四面臨水的孤島。

一角小小的湖樓，正面着湖南的二靈；二靈的山色和鐘聲，永是裝滿在我們的牕上。短塘橫亙在左面；夾樹着的紅桃和綠楊，在渲染大塊的文章。一艘拉索的渡船，方方的有如一只巨大的米合子，永遠飄蕩在樓北的水上；有幾個頑劣的村童，正跳在裏面，胡天胡帝地鬧着。

雖然沒有時計和掛鐘，我們也知道湖上的辰光。一聽到張邁嶺上的山鷄，就使我們知道天已破曉了。打從上水上城裏去的過航，一路嗚嗚地吹着螺壳，這就是我們催起的鐘。渡頭浮着十幾羣鴨子，鴨鴨地嘩着，使我們知道可以進早餐了。

我們從曉夢中推枕而起，S打開紙牕，先把二靈的山色放了進來。太陽還不會出山，全湖是魚白色的；四圍較遠的山形，還給宿霧包蒙着，白



洋洋地，猶如浸在大海的底下。

料峭的東風，從湖面吹來，我們這時，都得披上厚棉。才喝了牛乳和咖啡，牕前的二靈，却先變了山容，紫紫的，青青的，真描摸不定是什麼顏色；冉冉地，冉冉地，又放出一縷白雲來，於是，山的全部，也暫時變幻了。再看四圍的羣山，有如春睡才起的女郎，也在那里洗臉了，然而惺忪的嬌態，還不曾退減；只十來分鐘，她們也都流出一抹白雲來，似乎在那里燒她們的早飯。

最出奇的是百步尖三角形的山峯，一直刺破了雲霄。她在湖上，要算最高的階級了。你們如果到那邊去，在三十里以外，望見了一個最高峯的山尖，耀着銀皚的色彩的，就是她。在向晨的百步尖，當山色既變了蔚藍

之後，便有一段山嵐橫在腰下，這有如一箇着青袍的巨人，束上了一條白綢子的腰巾。

朝日將從東山而升的時候，全湖給天空的雲霞映出一個奇異的光彩，紅的，黃的，青的，紫的，白的，我却沒有屠介涅夫的妙筆，來細細地描寫牠們。一會兒，百步尖的尖頂，蒙上了一塊白雲，猶如戴上了一頂棉花做成的帽子；止一杯茶的時候，就變成金黃色了；由金黃而桃紅，由桃紅而朱紫，由朱紫復歸於蔚藍，我們這時，知道美麗的太陽，已惠臨了大地。

在這時，我們想到張邁嶺上去。在那嶺上，可瞧見山下人家，有如魚鱗的屋子，却浮着一片白洋洋的曉來的炊煙。我和S互相攜扶着，靠住了

披着龍鱗的松根。萬松迎風作濤，洒洒地獻着；松露從搖曳之中，有如陣雨一般零下來，沁透了我們的襟袖，而且感到異樣的清快。山上止有我們二個，我們不覺快活得擁抱了。

有只巨大的山鷄，惊散了我們的依偎；走下山來的時候，鞋子和襪都已濕透了。

美麗的風日，美麗的湖上，我們怎肯蟄伏在一角湖樓之中呢？鄉親們已給我們雇定了一葉烏篷小艇，我們就下了艇向湖中泛去。東風是緊的很，舟子便揚起帆來。在湖天一碧之中，掛着一片咖啡色的布帆，是多麼奪目的色調！布帆飽孕着東風，凸凸地挺着肚子；艇兒半欹側地從水面飛也似的滑去；湖面經了木舵的分劃，便激起兩支白色的浪花，兀自潑刺刺地

響着。舟子收了櫓，把着舵柄，嗚嗚地唱起漁歌來。

S 的胆子太少了，對於這樣行舟，有些害怕；然而湖光山色，又含着笑在竭力地逗她，她又感到太快活而不肯中止游程。我帶的是糖菓和書冊，毛毯子，於是，我們鋪了毯子，枕着書冊，啖着糖菓，喁喁地私譚。

湖波的節奏，有如和着梵啞林的披霞娜，很幽揚的，很激越的，很均勻的，彷彿在奏古希臘的名曲，時時的送到我們的耳鼓上來，雖然隔着一層船底板。

我們天天在湖上這樣地東西飄泛著，幾乎忘却了塵世！遇着四邊有名的山嶺和勝跡，便相攜上去玩了一回。我們常常在山家吃午飯。有一回，我們上了韓嶺，却在一個小小的山市裏，找得一個小飯鋪，吃些黃酒，白

鳳山也是個可紀念的地方。她位置在這大湖的南面。那邊最足留連的，是桃林和溪流。桃林的風景是宜於晚眺的；倘使你們在日落的時候，跨着一匹水牛，遠遠地，緩緩地走去，就可瞧到一幅紫色染成的圖畫。溪流却尤其佳美了；溪是承着山瀑的伏流，到桃林的南面，却斗地上湧了；這裏鋪着許多卵石，大的有如鼓面，小的竟類胡桃，并且也有像豆子一般的；這水就從卵石上激湍而過，降在五尺低的溪中，於是造成了逸響和奇觀，S和我本是很孩子氣的，就在這溪流中灌起足來，并且相扶着涉著水回去趕路的鄉人們，都咋了舌站住。

湖上，可愛的湖上，可紀念的湖上。當你們嘴裏覺得沒有滋味的時候

，你可以赤着脚走下了小溪流；那里有的是極嫩的水鷄，和極肥的黃鱔，只要你有敏捷的手段，細耐的心思，就可把牠們捉到手裏來，帶回去做下酒的葷素。如果你歡喜吃的是素，那山裏處處有着竹林；毛笋還沒有長茁，那你可荷着鋤頭，循着竹枝的方向，尋着四圍的裂土，把鋤頭掘了下去，你就可掘得雪白的極嫩的，既甘且美的冬笋。

有時，天下起細雨來，在這可愛的湖上，決不會使你們感到絲毫的無聊。湖濱的鄉親們，有的是青翳笠，綠蓑衣，銀魚鈎，烏竹竿。你戴上了翳笠，披上了蓑衣，執着魚竿，負著魚筌，和你心愛的人兒，浮了一葉扁舟，冒着細雨，逐著微波，飄蕩於湖的中央，你可找見一寸二寸的魚子，浮上水面來，搶你的鈎餌；即使你不歡喜魚吃，或者幹不來這個玩藝，只

要你肯那樣玩去，使你會感到一種風趣，一種悠然自得的風趣。

傍晚的時候，田家的婦女們，都在叫喚她們的牛羊了。你這時，便又可走到張邁嶺上去。你可在那里，看日落的佳境；尤其是使你們悅目的，是鋪在你脚下的一片大湖；你又可看到湖面，浮起一點點的許多打魚的船，有的拖着網，有的掛着帆，很輕飄的在湖面滑來滑去，有如許多浮萍和蘆梗。

吃了晚飯，東山的山頭，掛着一鉤新月，却似蛾眉一般。湖天一碧地，有如大塊的翠玉。幾片極纖的雲屑，向月邊飛去，有如被狂風吹起的鵝毛。三五顆星兒，在天空的曠地耀着，疏落落地，很像當秋的夜闌。四圍的山，都靜靜地睡着，呈着烏青青的顏色；雖然有幾段夜雲，夢一般在那

里自出自入，但極其悄悄，似乎不肯給美目盼兮的嫦娥瞧見。二靈的山色，雖然隱去了，然而三五點燈火，却忽明忽滅的在那邊的水面浮動，似乎報告人家，還停着幾艘漁艇。夜風從東南面吹來，止微微地在你的臉上吻着。三聲二聲過航的櫓音，時時送到你耳中來。你在這個富有詩意的時候，最好駕着沒有蓬子的小舟，和你心愛的伴侶，仰臥在船面，靜靜地欣賞着；倘使你會音樂，那更好了，不論是梵啞林或玉笛，只要你奏起來，吹起來，那淒然的曲子，教你的愛人，曼聲地歌着，你們一定會忘却了人世間的煩惱，忘却了湖樓中的枕被！

可愛的湖上，可紀念的湖上，然而我僅止勾留了一個星期！

湖山的景物，大概還是那樣可愛的罷，然而我的S，呵！……



我雖然能重新到湖上去，然而我鼓不起興趣；井也不忍鼓起來，因為我再沒有S做我的俊侶了！

唉！在這一生裏，怕再沒有像那樣的第二回了，我可紀念的湖上！我可愛的S！